

C77032

B8+148
4620

美学问题

Problems in Aesthetics

朱狄 著

MS02123



美院图书馆 B0016641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 学 问 题

[Problems in Aesthetics]

朱 狄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80,4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 10094·239 定价: 1.10元

目 录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 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	[1]
---	-------

——评蔡仪同志《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

现代西方对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	[36]
----------------------	--------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艺术起源的问题的研究	[69]
----------------------------	--------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125]
----------------	---------

——美学史上的真实论问题

艺术作品中的三种“现实”	[146]
--------------------	---------

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	[168]
--------------------	---------

西方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美学问题

的研究	[209]
-----------	---------

西方美育小史	[241]
--------------	---------

后 记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

——评蔡仪同志《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

一、蔡仪同志究竟要“清理”什么？



最近，蔡仪同志发表了《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的长文。在“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标题下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苏联美学思想和哲学或一般社会科学一样，影响到其它国家，也曾影响到我国。有的人欣然转运苏

联那种货色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来推销，该是进行清理的时候了”。又说：“苏联这种美学思想在我国流传广泛的几种主要论调都有所反应。因为他们篡改马克思的有关言论，宣传唯心主义思想，却又号称马克思主义美学，很能迷惑一些人们。”按照蔡仪同志的逻辑，谁只要试图用实践观点去解释美的问题，谁就是受了苏联美学的“影响”，属于“清理”的范围，谁相信或同情实践观点的美学，谁就是受到了“迷惑”。本文作

*蔡仪：见《美学论丛》（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9月。

者从来没有对美的本质问题发表过意见，但看了蔡仪同志的这些议论，作为一个旁观者，真有点感到迷惑了。

蔡仪同志如果不同意用实践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他有公开批评的权利，就象他过去做的那样；甚至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在哪里，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展开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我的理解就是少扣帽子，不要从学术问题以外去寻求动力）。但蔡仪同志的文章给人的影响却是他不太满足于就美的本质问题本身展开讨论和争辩的传统方法，他想迫使用实践观点来解释美的同志要在这样的两难命题中择其一：如果沉默，那就等于默认自己是受了苏联美学的“影响”；如果反驳，那就难免要为实践观点的美学作出辩护，而在蔡仪同志看来，这就等于在为苏联的万斯洛夫或者斯特洛维奇等人辩护。因为蔡仪同志在尚未论及本题之前就已经把实践观点的美学的发明权“异化”（即转让）给苏联学者了。

鉴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已停顿了十多年，每一个对美学感兴趣的读者都暗暗抱有一个希望，希望再一次的辩论能在一种新的起点上开始，然而蔡仪同志做到的也许只是第一点，即重新点燃了这个沉默多年的难题的论战，而缺乏的是一个新的起点。

有一件事情可能会打破蔡仪同志为他人所设的两难命题。最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新译本已出版，可以肯定它还会为“实践观点的美学”增加一批新的支持者，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手稿》和马克思所有其它著作一样，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不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专利。对它的解释权属于全世界的劳动

者而不属于哪一个人。虽然《手稿》于1932年首次出版于莫斯科，但首先对《手稿》作出详尽解释的（至于解释得正确或错误是另一回事）并不是苏联人。关于这一点，不但有大量西方学者的文献可以作证，连目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学者都是承认这一点的。因此，要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作一个简单的清理，根本无须象蔡仪同志所说的那样，要“走过荆棘丛生而坎坷满目的道路”，因为至少在北京，通往任何图书馆或阅览室的道路还是平坦的。

远的不说，从挪威学者L·R·朗斯勒特所著《西方关于马克思与异化的辩论》一文^①到目前美国学者W·M·利奥格兰德的《对“青年马克思”争论的考察》^②一文，都可以清楚地表明，对《手稿》的争论，尤其是对其核心概念“异化”的争论，首先是在西方学者中间展开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东德的一位学者作出了他的解释。M·布尔在《异化、哲学人本学和“马克思批判”》一文中说：由于“我们几年前对《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做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不完善的论述，才给我们的反对者用异化概念作文章开了方便之门”。他所谓的那种“教条主义”就是“把异化问题视作私生子加以遗弃”的做法。^③布尔在这篇文章中甚至公开声称：“马克思在《手稿》中是把异化概念，把取之于费尔巴哈，尤其是取之于黑格尔著

①原载挪威《探究》杂志1963年版第6卷第1期。译载《哲学译丛》1963年第7期。

②原载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77年夏季号。译载《哲学译丛》1978年第5期。本文作者译。

③原载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7期。译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1、2期。

作中的东西，当作陈述的结构部分”，“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上面讲过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特征。掌握了这个特征，也就掌握了评价以及分析《手稿》的基本方法。”我们不想在这里浪费读者的时间去驳斥布尔的这种陈词滥调，因为《手稿》中有一节是专门批判黑格尔的，读者可以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真的要苏联及东欧学术界关于《手稿》问题来一番清理，了解他们对《手稿》的基本态度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他们对《手稿》的基本态度是贬低，而不是相反。早在1958年，苏联哲学家L·巴季特诺夫就在《共产党人》的一篇文章中，把近年来各界对早期马克思日益增长的兴趣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游戏”。并且说：“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醉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手稿》中根本没有提起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也根本没有提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故意强调马克思的某些尚未成熟的思想，这些篡改者试图把那些思想作为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着重点。”^①其实，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之所以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异化概念有根本的区别，也就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抗议，一种对资本主义非人生活的抗议，而在这种抗议中又对未来充满着信念。《手稿》正是从异化劳动中直接引申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真正感到醉心的事实吗？这种争论至少表面上给人以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每当苏联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对《手稿》作这种贬低的时候，他们声称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故意

^①《谈哲学中的革命变革的来源》，载《共产党人》杂志1958年第2期第88页。

抬高它。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当然没有必要去洞察这种“游戏”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一个声称要对苏联美学进行清理的人，了解这种背景，并且介绍这种背景则是居先的前题。因为对美学的批判总是和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何况重要的根据都出之于对《手稿》的理解。要对别人的思想发表意见，我们就必须知道他已经说了些什么，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清理的问题。如果真的要围绕着《手稿》问题的苏联美学来一番清理，我以为恐怕得从巴季特诺夫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观点那里起就开始清理，即使勾划一个大体的轮廓也势在必需，如果这个基本的轮廓就是模糊的，那么所谓“清理”以及“彻底扫除”等等实际上就变成了虚幻的词句。

众所周知，苏联美学界历来对美的本质问题有所谓“社会派”和“自然派”之争，（也还有其它一些既非“社会派”又非“自然派”的派别），既然蔡仪同志号称要对苏联美学要来一番清理，那就应该几派一起清，或者至少应该两派一起清，但蔡仪同志所要清理的只是两派中的一派，即所谓的“社会派”，万斯洛夫、斯特洛维奇都是“社会派”的代表人物。我们认为，用“自然派”的观点去清理“社会派”，或者用“社会派”的观点去清理“自然派”，这种事情是重复劳动，我们可以不做，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苏联美学界这两大派还在相互清理，这与我们有何相干？说穿了，蔡仪同志想清理的只不过是借清理苏联美学中的“社会派”来清理我们国内主张用实践观点来解释美的本质的人罢了。否则为什么不两派或几派一齐清理呢？其实，我们一些主张用实践观点去解释美的同志，他们之间的观点也并不相同，有时还有激烈的争论，要用“外来信息”去解释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所以蔡仪同志这种清理能否得到

他所期望的效果是大可怀疑的。

在苏联，对斯特洛维奇和万斯洛夫等“社会派”的美学观点作“清理”的大有人在。Л·П·伊万诺夫在《论客观现实中审美的两种形式》^①一文中就对斯特洛维奇的美学观作了详尽的批评。他说：“斯特洛维奇所承认的审美属性的客观性，仅仅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结果。换句话说，当人和对象发生关系，对象就具有审美属性，如果不发生关系，对象的审美属性就会消失。这样以来，斯特洛维奇认为客体的存在决定于主体了。”又说：“金和银的审美属性是自然界创造的；人不过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利用了这些素质，赋予它们以特殊的意义。相反，斯特洛维奇却断言，这些金属只是由于人的出现才具有审美属性，而且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质’”。难道伊万诺夫讲的这些都是绝对真理而无需清理的吗？还有，譬如象哈尔切夫这样的苏联美学家，他在援引了马克思关于金银的审美属性这段话以后，也驳斥了“社会派”，他问道：“在天然光泽这一现象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这个现象中是否会留下它的‘社会内容’呢？或者这个‘社会内容’会消失吧？如果它真是消失了，那么又是消失到什么地方和为什么会消失呢？而这种消失又怎么能够同该内容具有‘客观性’的论断相容呢？……对于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不需要特别的美学知识。毫无疑问，不管有没有观察，也不管是进行审美观察或者科学研究，光泽仍然是光泽。改变的不是这个现象本身，而是对它的感知的性质。”^②又譬如自称既非“自然派”又非“社会派”的М·

^①原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2年第2期。译载《哲学译丛》1963年第5期。

^②《论美的本质和特性问题》，译载《哲学译丛》1962年第4期第35页。

C·卡冈说：“‘社会派’理论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并不是由于某个表述公式的缺点，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斯特洛维奇、万斯洛夫和鲍列夫断言，审美属性具有双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同时又想证明这种属性的纯粹客观性，即它们依赖于整个社会，依赖于整个社会实践，而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赋予自然本身以社会意义，给自然界‘注入’某种社会内容。这种做法当然使人们觉得它是臆造出来的，人为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里谈的是人的劳动未接触过的、未经人改造过的自然界。”^①这些可算是苏联美学中的代表性的观点，为什么在蔡仪同志那里就不需要“清理”了呢？原来，蔡仪同志在引述了马克思关于金银的审美属性这段话之后也说：“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一段话里所说的金银，是作为货币的金银呢？还是没有作为货币的矿物的金银呢？我们认为是还没有作为货币的自然矿物的金银。……包括所谓‘审美属性’，应该就是它们作为矿物的自然属性，而不能说是别的什么了。其次我们要了解，马克思所说的金银的‘审美属性’，究竟是指的什么，是指它们的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呢？还是指它们的天然光芒色彩呢？我们认为是指它们的天然光芒色彩。理由很显然，正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天然光芒的色彩，才能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的需要。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这种美的属性或‘审美属性’，才有可能引起美感，才有可能使人欣赏。”说实在的，我倒是以为“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马克思的

^①原载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62年第17期。译载《哲学译丛》1963年第8期。

著作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人人都有对它进行解释的权利，否则的话，连蔡仪同志自己也都会有陷入到他所谓的苏联美学的“影响”中去的可能。

二、“人化了的自然界”还需要寻找么？

“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这两个概念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在这个问题上蔡仪同志的论述是空前的：马克思根本没有讲过“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他说：“所谓‘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我们翻来复去的查，也没有找到明确的出处。但是这些引文正是他（万斯洛夫）的美学理论所以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根据。”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所有引用过这两个术语的人都将成为万斯洛夫弥天大谎的受害者了。“自然界的人化”，新译本译作“人化了的自然界”，旧译本译作“人类化了的自然”，“人的对象化”新、旧译本都译作“对象化了的人”，蔡仪同志明明知道这些纯粹是由翻译技巧所造成的文字上的差别根本无需狠下功夫，大做文章，正如在“光泽”和“光芒”的差别上大做文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究竟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大做文章，说是在《手稿》里找不到“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呢？谜底只可能是：如果马克思的确说过了这些话，那么他把这两个术语归结为万斯洛夫的发明，以及认为我国持实践观点来解释美的同志都是受了万斯洛夫等人的“影响”云云，所有这一切就有成为主观幻觉的可能。即使和一个矮子发生辩论也没有必要把自己降低到矮子的水平，真不懂蔡仪同志为什么要把美的本质的辩论降低到这种纯粹是儿戏的水平。

蔡仪同志说，在《手稿》的异化劳动这一节中，“前文主要是说：人类不同于动物，能自由地生产，能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人类从动物界区分开来的状态。而且下文接着也就说到在私有制社会的不同情况：……从马克思的原话和前后文看来，可以明白看出：马克思所说的话，也是和审美或欣赏毫无关系。”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它在哪方面具有这种意义。这值得讨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界”和“对象化了的人”这两个概念本身的确并没有直接涉及美的问题，这是事实。但决不意味着因此它们就和审美没有关系。在蔡仪同志看来，好象唯有直接出现“美”字的地方才能和审美有关系，没有“美”字的地方就和审美无关，这种理解是形而上学的。如果这样狭隘地去理解经典作家的著作，那么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列宁在《哲学笔记》摘引了黑格尔的话：“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列宁说：“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①就整个《手稿》而言，它对美学的指导意义与其说是在直接有“美”字的地方，还不如说在那些没有“美”字的地方。马克思恰恰是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即从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到美的本质问题的探索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运用《手稿》的基本精神去解释美的问题上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

^① 《哲学笔记》1974年版第103页。

缺陷，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无足轻重”并不是指我们有理由去忽视那些解释上的不完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对美的本质已经讨论了二千五百年，而《手稿》的出版到目前还不到五十年，怎么可能要求运用它的基本精神去解释美的本质这个难题时会没有缺陷呢？当然，这样说也不等于探索美的本质问题只能用《手稿》的基本精神去解决，这一探索的途径不准别人怀疑，

“不准怀疑”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去鼓励别人怀疑，因为只有当别人提出问题的地方，理论本身才能有所前进。不准怀疑的是神学而不是科学。科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怀疑精神。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别人怀疑。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态度对于哪一个学派来说都是错误的，有害而无益。我们希望蔡仪同志能多多指出实践观点美学中解释上的种种不完善，而不希望蔡仪同志武断地说谁要是用实践观点去解释美的问题，谁就是从万斯洛夫那里抄来的。因为这与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许多人在用“人化了的自然”去解释美的问题时，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万斯洛夫等人的著作。总之，我们希望路子愈宽愈好，既然大家都承认美的本质问题是个难度极大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题目，那就更应该少扣帽子，多谈实质性问题，既允许自己在自己的方式上进行探索，也允许别人在别人的方式上进行探索。

马克思在谈到“人化了的自然界”时，本意确并非在谈美的问题，而是在涉及人的劳动实践构成了对自然界的一种新关系。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创造力，历史就是对人不断征服自然这样一种过程的叙述，它赋予自然以新的形式。人虽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人高于其它一切生物。自然界

完全统治着在智力发展上低于人的一切生物，动物必须适应环境方能生存，这种适应从本质上说是消极的；人则不然，“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①在此前题下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尽管国外学术界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了的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存在着不同看法，但看来“人化了的自然界”以及“人的对象化”思想是无懈可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甚至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③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和马克思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只能用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而如果“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④

蔡仪同志举出“钻石”的例子，用以论证它的使用价值。“先是物有某种属性，然后才可能由人对它的使用”。又举出金

①《手稿》新译本第78页。

②《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版第206页。

③④《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209页，217页。

银等贵金属的“审美属性”为例，认为要是强调金银是“挖掘出来”的，就是有意“要减轻金银的光芒色彩的‘天然’的意义。”蔡仪同志想要说明的无非是美在于客观事物的某种自然属性，而这种自然属性是和“人化了的自然界”毫无关系的。但是，蔡仪同志为维护这种“自然属性”的纯洁性所作的努力可能还会遭遇一些困难。在钻石的光芒中我们真的能把实践活动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吗？下面是从国外一本科普读物上摘录下来的一段不可能有任何美学偏见的话，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钻石的自然光芒是怎样来的：“宝石装饰品的闪光是由于光线被它的坚硬的镜状表面的外面和内面反射而产生。从地里采来的宝石石块一般看上去是发暗和粗糙的。经过切削和磨光之后，它们才发闪光，象内部燃着火似的。一颗切削过的宝石的人造晶面，或名‘刻面’与天然的晶面不相同”^①。至于金银等贵金属，马克思说过：“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②。只有童话中的仙女才会把金子送到穷人的茅屋里来，不仅金矿工人的活动是实践活动，连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的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只不过后者只是一种无效劳动而已。

也许，蔡仪同志的理论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金刚石在未开采之前就有着一种美的属性的潜能，否则它就没有开采的价值。我们不但承认物质有它固有的属性，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

^① 《麦克唐纳插图丛书》第一卷《科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1966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32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第111页。

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①但是，困难并不在于确定物质有它固有的属性，而在于怎样才能使物的物质属性等同于美的属性。如果认为美在于客观事物的一种自然属性，那就必须回答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的自然属性才能是美的。谁能够在物的属性与美的属性之间建立起桥梁，那站在这座桥梁上的人才是这一学说的最后胜利者，历时二千五百年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将随着这座桥梁的出现而得到彻底的解决，也只有站在这座桥梁上的人才能够提出这样的指责：谁不承认美是物的一种自然属性，谁就是错误的。但在目前我们充其量还只有这座未来桥梁的设计者，而且由于这座桥梁的设计轮廓模糊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这座桥梁的奠基者，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这座桥梁哪怕是一根结实的柱脚。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蔡仪同志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探索，恰恰相反，我们不但反对蔡仪同志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探索，而且希望社会上有许多人拥护他的观点，唯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一家独尊”的局面，使美学的讨论更加活跃起来。这座桥梁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我们不同意蔡仪同志以为自己的观点紧紧挨着一个“物”字，自己就是唯一的唯物主义者，别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了。为什么只要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就必需也要承认美在于一种物的自然属性呢？在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美在于一种物的自然属性之间究竟有着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呢？如果一个人并不否认世界是物质的，但是却否认美是一种物质属性，凭什么说他是唯心主义者呢？恩格斯说：“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

① 《自然辩证法》第211页。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①现在就看到底对“自然界”如何理解了。前面已经说过，《手稿》中只有一个意义上的“自然界”，那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概念的内涵也曾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阐明。另一种则是蔡仪同志所说的“自然界”，它是排除了人的实践活动影响的未经人化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看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②而世界的物质性也只有人的实践活动中，在不断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9—50页。